

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行 及其在日本的受容探析

靳春雨

元好問（1190-1257）是我國金末元初的代表文人，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山西省忻州縣）人。歷任權國史院編修、內鄉（河南）縣令、尚書都省掾及左右司員外郎等。金元時戰火四起，紛亂不斷，不少人國破家亡，流離失所。這些顛沛流離的經歷也都反映在元好問的作品中。著作有《統夷堅志》《中州集》《唐詩鼓吹》《唐詩註解》《遺山樂府》《遺山先生文集》等。關於其文學成就，元明時雖有《中州集》等刊行于世，但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十七世紀之前並未得到正當的評價。直至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隨著顧嗣立元詩選初集的出版，人們對元好問和金詩才開始重視起來，陸續出版詩集、詩選和年譜以及箋註¹。清代趙甌北就曾評其才之大書卷之多不及蘇陸，“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沉摯處，較勝於蘇陸”²，其中又引《金史》本傳之語，言其“奇崛而絕雕刻，巧縟而謝綺麗”。

元好問的作品很早就流傳到日本，如他所編集的金人作品集《中州集》在日本南北朝時期就有覆刻版流世，曾在五山禪僧間傳閱³。除《中州集》外還有《唐詩鼓吹》《唐詩註解》⁴，以及竹添光鴻編《元遺山先生文選》七卷、《元遺山先生詩選》，以及垣內保定編《元遺山先生詩抄》二卷，小松直之進編《元遺山詩選》二卷。對元好問作品進行綜合編輯的是近藤元粹，有《中州集》行世。筆者不揣譾陋，就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刻經緯及其作品在日本的受容傳播情況進行分析和考察，旨在探討江戶明治時期漢詩文壇的風氣走向和當時的漢詩人對元好問的接受和評價情況。

一 元好問編選《中州集》各版本的刊行

《中州集》早在 1249 年就已成書，刊行於 1250 年⁵。但原刊本不傳。現存最早的是乙卯（1255）新刊本，還有元至大三年（1310）平水曹氏進

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行 及其在日本的受容探析

德齋遞修本以及元延祐乙卯（二年，1315）刊元建安廣勤書堂修補本；明代有宣德九年（1434）廣勤書堂刊本，弘治九年（1496）李瀚本，明末毛晉汲古閣本；清代有四庫本，光緒七年（1881）讀書山房本，民國有董氏誦芬室影元本。四部叢刊本和中華書局排印本皆據誦芬室本⁶。元好問所編《中州集》也在早期傳入日本，為五山禪僧所讀。另外還有個人作品集也在後來傳入日本，並存有數種抄本存世。中國所傳版本，張靜《〈中州集〉版本及流傳考述》中曾按時代順序進行論述，但仍有未言及之版本及探討的餘地，在此進行補充。

乙卯（1255）新刊本

乙卯新刊本：日本宮內書陵部藏本，四冊，《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2001年綾裝書局出版《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即影印此本。四冊。《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卷首《中州集引》，卷十《中州癸集卷終》附《張德輝後序》。四周雙邊，雙魚尾，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第一卷缺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五頁。第四卷缺第十一頁。第二種是傅增湘藏五山翻刻本（《藏園群書經眼錄》五集部下卷十八）。第三種是楊守敬所見日本五山板永正年間刊本（《日本訪書記》卷十三）。

元至大三年（1310）進德齋本

元至大三年曹氏進德齋遞修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黃丕烈跋本。卷首元好問《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翰苑英華中州集總目》，卷末有黃丕烈跋。另外還有傅增湘所藏《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中州樂府配影抄日本五山版）。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五集部下卷十八中所云如下：

元至大三年曹氏進德齋遞修本，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分甲至癸十集。卷首遺山自序。其前題曰《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次總目，題《翰苑英華中州集總目》。其首葉序“鼓吹翰苑英華”六字及次葉總目“翰苑英華”四字字體微異、行氣亦不聯貫、顯為後人補入。……是此書初刻當題“乙卯新刊”。鈐有“傳是樓”、“徐乾學印”、“健菴收藏圖書”、“茂苑香生蔣鳳藻秦漢十印齋秘區圖書”諸印。

按：世傳清初毛斧季宸在都下得蒙古刊本、為徐健菴乾學豪奪以去。此本有徐氏印、當即徐氏所奪者也。樂府一卷原缺、余取日本五山覆刻本補入。樂府後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牌記二行。近年董君綬金暇去影摹、重刊行世。（余藏）⁷。

據張靜研究，此書經毛扆、徐乾學，後又流入蔣鳳藻、繆荃孫及傅增湘手中⁸。

關於此本，筆者曾見靜嘉堂文庫本，行款與上述傅增湘所見元至大本同。又卷首有遺山自序，前題“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次總目，題《翰苑英華中州集總目》，序“鼓吹翰苑英華”與總目“翰苑英華”四字字體不同。《中州甲集卷一》前一頁左下欄外有“從士禮居藏刻本影寫補入”，卷末有牌記：“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可見此本即元至大進德齋本。此本《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下鈐“歸安陸／樹聲藏／書之記”，“汪士鍾字春霆／號臞園書畫印”。每卷首鈐“汪士鍾／曾讀”。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三中亦有記載外，陸心源在《儀顧堂續跋》中亦有記述云：

《翰苑英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前有元好問《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首為十一卷總目，卷一首題《中州集》，下十集仿此。樂府則題《中州樂府》，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樂府卷末有至大庚戌平水進修堂刊木記。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皆宋本舊式也。

陸心源所述此本是上述靜嘉堂本所藏本無疑。又陸心源在《儀顧堂續跋》卷十四「元槧中州集跋」中有如下記述：

進修堂當是書坊之名，猶建安之有勤有堂、萬卷堂耳。宋元之際，坊刻南有麻沙，北有平水，遙遙相對。然麻沙刊本流傳尚多，平水刊本此外惟平水韻略，蓋亦難能而可貴矣。汲古毛氏刊本，先缺樂府，後得陸文裕家藏本，始成全璧。

按建安勤有堂為即下文所述廣勤書堂故名⁹，此處進修堂或是進德齋之舊名。

元延祐乙卯（1315）刊本

元延祐乙卯刊元建安廣勤書堂修補本較為稀見，瞿鏞曾見此延祐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十三有如下記載：

《中州集》十卷，元刊本。金元好問撰並序。是書初刻有龍山趙國寶本，為至大庚戌武宗三年也。此本為仁宗延祐二年再刻，汲古閣毛氏所刻列朝詩集行款依此式也。

初刻龍山趙國寶本指張德輝序文中所云：“己酉秋得真定提學龍山趙侯國寶資借之，始鋟木以傳。”初刻本在己酉年（1249）就已成書，次年張德輝書跋。而現存最早的五年後的乙卯（1255）新刊本，其次為元至大三年（1310）曹氏進德齋遞修本，然後為元廣勤書堂刊延祐二年（1315）本。此處瞿鏞未言及乙卯新刊本，抑或瞿鏞未見此本。

經筆者調查，發現台灣國家圖書館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總集類》元延祐乙卯刊建安廣勤書堂本，具體信息所記如下：

元延祐乙卯刊元建安廣勤書堂修補本 14235

四周雙邊。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注文小字雙行，字較小，數不等，每十一字約相當大字八字。版心白口，雙黑魚尾相隨，上魚尾下方題“中州幾”，下魚尾下方則記葉次。

卷首第一葉卷首跨兩行頂格題“中州甲集第一”，後四行為目錄，均低四格，分上下欄。卷末有尾題。卷首有書名頁，上方橫批“廣勤書堂”四字。下分四欄，中央兩欄以大字題書名《翰苑英華 / 中州詩集》，其左右雙兩旁題一聯曰：“集國朝之風雅，煥星斗之文章”。書前有序文，題作《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辛集目錄後、旁注“別起”二字。……末附中州樂府一卷，則係影寫鈔補，甚為精美。而此本裝訂時將樂府改置卷首目錄後。

書中鈐有“國立中央 / 圖書館 / 藏書”朱文方印，“擇是居”朱文橢圓印，“蒞圃 / 收藏”朱文長方印，“炳卿珍藏舊槧古鈔之記”朱文長方印，“張印 / 鈞衡”白文方印，“石銘 / 秘笈”朱文方印，“吳興張氏適園收藏圖書”朱文長方印，“慈照院”朱文長方印，“雪 / 岑”朱文方印，“梅熟軒”朱文長方印¹⁰。

由上述藏書印可知，此延祐本曾經張均衡、張乃熊、內藤湖南等收藏。查“梅熟軒”與“慈照院”兩印，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郭璞傳、胡文煥校《山海經》十八卷三冊《新刻山海經序》下方亦鈐“梅熟軒”、“慈照院”藏書印，應屬相國寺塔頭所鈐之印。也即延祐乙卯本曾收藏於相國寺中。日本室町後期的臨濟宗僧惟高妙安（1480-1568）十四歲時入相國寺，並於天文九年（1540）任相國寺第九十世住持。妙安有抄物《詩

學大成抄》《天文部・雨》中有云：“章郎兵。……似是中州集中有”。妙安所見《中州集》很有可能是上述延祐乙卯刊本。另外，妙安還曾於文明五年（1473）年抄錄同為相國寺僧瑞溪周鳳的日記為《臥雲日軒錄拔尤》¹¹，也即妙安是當時重要的文僧。

明刊本

明刊本：明代刊本有宣德九年（1434）建安葉景達刻廣勤書堂本。宣德本並未廣汎流佈。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篇四收延寶二年（1674）九月田中理兵衛刊本，而所據底本則為宣德廣勤書堂本。此本卷首宣德九年陳孟浩《翰苑英華中州詩集敘》，次《中州集引》，次葉《翰苑英華中州詩集叙》，末附張德輝跋。此外還有明弘治九年（1496）李瀚刊本和明末毛氏汲古閣本。

明弘治九年李瀚刻本，大倉文化財團曾有收藏。《大倉文化財團漢籍善本目錄》記錄如下：

新刊中州集

十卷。首一卷中州樂府一卷。金元好問編。明弘治九年李瀚西安刊。元氏引，嚴永濬序，張德輝跋。泉心閣、少司寇兼御史中丞藍氏、藍皇翁印記。十一冊¹²。

毛氏汲古閣本，朱孝臧《彊村叢書》中收以明代九峰書院本為底本的《中州樂府》一卷，並校之以五山覆刻元至大三年本。朱孝臧在跋文中云：

右中州樂府一卷，彭汝寔毛鳳韶序，明嘉靖中嘉定守高登刊之九峰書院者。毛子晉刻中州集據宏治本，刻樂府即據此本。然頗有異文。……元至大庚戌平水進德齋刊中州集並樂府，日本五山嘗覆刻之，取校此本，頗資訂正¹³。

據此可知毛晉刻本所據為李瀚本，《中州樂府》一卷據九峰書院本。關於九峰書院本刊刻詳情，《彊村叢書》所收《中州樂府》一卷的卷首嘉靖十五年（1536）彭汝寔《近刻中州樂府跋》中有云：

《中州樂府》一帙，蓋金尚書令史元遺山集也。凡三十六人，總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明德翁終焉。……蜀左轄我儼山陸先生會計之暇，目不瞬於檢閱，偶得是編，示予兌陽樓。……然則我儼山先生圖刻之意，其重有感於是編乎。嘉定守貴陽高等遂刻之九

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行
及其在日本的受容探析

峰書院。

又前文陸心源在《儀顧堂續跋》卷十四中云：“汲古毛氏刊本，先缺樂府，後得陸文裕家藏本，始成全璧。”此處陸文裕當指彭汝寔跋文中所云陸儼山，即陸深，字子淵，號儼山，諡文裕。

另外，台灣國家圖書館亦藏毛晉汲古閣本，其中有葉恭綽手記三行，謂此書得於吳門書肆，審為朱疆村先生物，擬為趙璧之歸，而先生遽爾僂化，可勝惘惘。卷末張德輝後序後有朱筆手跋十五行，署“嘉慶己巳中秋後三日雨館松舟王汝楫醉中識”¹⁴。

清刊本

四庫全書本《中州集》附《中州樂府》一卷，此本為毛晉汲古閣本。另有光緒九年（1883）讀書山房本。

台灣國家圖書館還有一部清初印溪草堂藍格抄本，其具體信息如下：

四周單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小字雙行（部分為單行），字數同。版新白口，悉空白未題署，唯於右下端印有“印溪草堂”字樣。

首卷第一葉首行頂格題《中州甲集》，右旁下注“第一”，其下未題編者姓名。二至五行為本卷所收作者目錄，皆低二格，分上下欄，人名下注所作詩之數量。卷末行有尾題，並加一“終”字。冊首封面有書簽，題書名《中州集》，旁下注“汲古閣抄本”。書根亦手記書名，旁以小字記“甲集”，“乙集”以迄“癸集”，唯甚為模糊。是書無序跋。

本書只有中州集十卷，亦無目錄。每兩卷合裝一冊，全書共五冊，首冊末頁有“乾隆戊申（五十三年，1788）清和月古虞山席世昌假讀”及“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八月澣水芑孫獲觀”之觀款手書題記，前者並附鈐“淨／照”白文方印。第五冊卷末則有黃丕烈手書題跋記云：“乾隆甲寅仲冬得此於吳趨坊”，其下有小字注云：“平江黃氏士禮居藏書”，附鈐“蕘圃”朱文橢圓印¹⁵。由上可知此鈔本曾經清代王芑孫和黃丕烈之手。

雖然對元好問和金詩的關注在清代以降，但元好問所編《中州集》自元至清都有刻本傳世，部分以抄本的形式存在¹⁶。尤其是現存最早的

乙卯新刊本早期就已流傳到日本並在學僧中流傳。後來元好問自身的詩詞集也在日本刊行和抄錄，部分甚至留有日本漢詩人的批注。接下來主要探討一下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行和抄錄情況。

二 和刻本元好問詩集的刊行

前文已提到元好問所編《中州集》在日本有覆元版存在，並且出現在如惟高妙安的《詩學大成抄》中，也即當時的五山僧有機會接觸《中州集》。又有後來延寶二年（1674）田中理兵衛刊本，據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編第四輯¹⁷，此本所據底本為明宣德九年（1434）建安葉景達廣勤書堂刊本。此本目次中列《中州樂府》，但正文中并未收錄。又明治時期的儒學傢、漢學家近藤元粹（1850-1922）曾編著多部書籍¹⁸，並通過青木嵩山堂出版，其中就有活版《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青木嵩山堂，1908年）。近藤元粹所編《中州集》為明宣德本，又云：“又得延寶翻刻本，其書不啻不附樂府，校閱疏漏，訛誤脫文亦不為少”，“是書已不附樂府”。

上述為元好問所編詩集。除此之外，另有元好問自身的作品以《遺山先生詩抄》二卷二冊的形式，在日本刊刻行世。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補篇第十七輯中收此寫刻本：《遺山先生詩鈔》二卷。垣內保定（溪琴）編、野呂公麟（深處）校，天保七年（1836）正月和歌山世壽堂阪本屋喜一郎等刊本，二冊，帶香草閣藏¹⁹。

《遺山先生詩抄》由江戶後期紀州的豪商、漢詩人垣內保定（1799-1881）編著。

垣內保定即菊池溪琴，本姓垣內，名保定，字士固，號溪琴，又號海莊。日本勤王之士，曾積極參與國事，著有《海備餘言》一冊（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海曲蟲語》一冊（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等。亦曾從大窪詩佛、梁川星岩學習漢詩，有詩集《秀餐樓初集》（1829年刊刻）、《溪琴山房集》（又名《溪琴山房詩》、《溪琴山人二集》，1837年刊刻），《海莊集》（又名《溪琴山人三集》，1849年）等。

首先有必要探討一下垣內保定編輯《遺山先生詩抄》的緣由。關於垣內保定的漢詩，《海莊集》（封面題箋“溪琴山人第三集”上 / 中 / 下）卷二卷首有江戶後期的儒學家和漢詩人廣瀨旭莊（1807-1863）的序文，

其中云：

夫唐宋之治，遠不及我邦。而其詩人若王孟，若蘇陸，皆能詠歌當代休明，而傳萬古，其功偉矣。顧我邦反乏其人，是為可憾。上有道而下未能詠歌，豈非文士立功之地乎。士固年壯，其業益進，能無遜於唐宋諸人。

又末附廣瀨旭莊之兄、江戶後期的漢詩人廣瀨淡窗（1782-1856）跋文，其中所云如下：

享保於王李，天明於范陸。一時翕然，模仿成風。三唐諸家，固已桃之。若蘇州悠遠柳州清峭，何嘗窺其闔奧乎。菊池子詩，風神氣味，與韋柳肖，而以雄放奇健雜之。蓋其人素有抱負，挖懷於清遠也。昔菅茶山告予云：我邦無學韋柳者，觀子才具，頗為相近，子無意焉乎。然予觀世人或擬其體，流於清弱，乏於骨氣，意欲其真，而不勝其偽，是以不屑為也。今讀此卷，極得我心。

另外《海莊集》卷三卷首有江戶末期幕府昌平贊的儒官安積艮齋（1791-1861）的序文，現將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故其發於襟詠，別開生面，不以纖巧浮艷為事。上焉者，孤情絕照，神韻冷然，優入韋柳之室。次亦清逸典麗，不失元遺山高青邱家法。方今詩壇中，鮮能現韻頌者。宜乎聲名之隆隆也，嗟賞久之。

由上述可知垣內保定詩風直追唐宋，神韻清遠的同時又雄放奇健不失骨氣，於金元又似元遺山高青邱。由此，垣內保定編著《遺山先生詩抄》亦在情理中。另外，《遺山先生詩抄》卷首有江戶後期的儒者野呂松廬（1791-1843），名隆訓，字翼卿作於乙未孟冬（1835）的序文，其中云：

老而築野史亭，振顯其志。更編中州集，以詩傳人，使人文並存而不朽。可謂其用意厚而苦矣。……逐軌歐蘇，而窺李杜，遂遡漢魏，能一掃金數年之陋習，而警醒後世。

野呂松廬序文後又有江戶後期的儒者、漢詩人仁科白谷（1791-1845），名幹，字禮宗所作序，其中云：

嘗閱遺山集，自拔其菁英數百篇，將命剞劂，其意蓋在矯時弊。予謂唐宋大家，李杜韓蘇邈矣。香山放翁，雖才大體備，要未得為大雅。遺山蛟騰幽並，追李攀杜，將撮勝於蘇陸間。……嗚呼，近世詩道荒穢、牛蛇不啗、怪僻相競、鄙猥交逞，或涵泳月露、或沈溺粉脂，以開天為龜拙。而所尚止於蠢體，軟其面、滑其口，

淫辭媒語，戶費家唱，纖靡足以賊人子，凋瑣足以傷風俗，豈不痛乎。

由上述序文可知，垣內保定編輯刊刻《遺山先生詩抄》的主要原因在於法唐宋、正時弊、警後世。而遺山詩直追李攀杜，又法歐蘇陸。而日本漢文學家松下忠云：“從其海莊集中引用的詩人可看出，海莊較傾向於重視格調派、神韻派的詩人們”²⁰，也即垣內保定的詩傾向於以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高啓為代表的格調派，和以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為首的神韻派。對於元好問的詩，垣內保定在《安政三十二家絕句》的《論詩二十首》中云元遺山詩：“長白山前風似刀，金源社稷亦悲號。文章難帶烟霞色，蒼鵲摩天秋氣高”²¹。言元遺山經歷亡國之痛，文章多慷慨蒼涼，又言其文章烟霞色不足，氣格蒼勁有力。

元遺山的詩，另有明治時期的外交官、漢學家竹添光鴻（1842-1917），字漸卿，號井井選錄的詩集《元遺山先生詩選》。竹添另有《元遺山文選》七卷補一卷傳世。

三 日本漢詩人對元好問的受容

前文已言及元好問所編著《中州集》五山覆元版的刊行以及明宣德年間建安葉景達廣勤書堂刊本的延寶二年翻刻本。元好問自身的詩文亦以文選或詩選的形式被刊行。又如收錄元好問作品的《佩文齋詠物詩選》、《墨林奇標》、《箋註宋元明詩選》在日本亦得出版流傳。如清朱梓、冷昌言編輯，華黼臣箋注《宋元明詩約抄三百首》二卷，近藤元粹就曾此本進行評訂，近藤在《箋註宋元明詩選》的《序言》中云：

唐賢詩集刻已成。繼及宋元明詩選，勢當然也。而古人選宋元明詩者至少，余以為遺憾。頃日適得清人朱梅溪冷諫庵所合選宋元明詩約鈔二卷。華綱齋稱揚以為篇簡體該，課蒙善本，加之箋註，訂其魯魚亥豕，刻以問世。今閱讀之，音韻鏗鏘，首首皆金玉，其選甚精。綱齋之言，洵不誣也。近日詩風一變，世爭學清人險怪艱澀之體，以為有得，而不復問唐宋元明詩之為何物，頗與往時世徒模仿李王而仇敵視宋人者相似。蓋未知其善解詩中之妙乎否。亦不免為痼癖矣。余於是依華氏箋註本，漫加批評，校訂一過，分為四卷，改命（名）曰宋元明詩選²²。

由上述可知，近藤元粹將宋元明詩析為四冊四卷，對其中的詩又進

行了評訂。而近藤評訂清人所選宋元明詩，最直接的原因是宋元明詩之選集不常見，其次的目的在於通對前人作品的推重，以此來糾正當時的詩風走向，意圖摒除清人險怪艱澀之傾向。這點與前文野呂松廬序文中所指摘“近世詩道荒穢、牛蛇不啻、怪僻相競、鄙猥交逞，或涵泳月露、或沈溺粉脂，以開天為龜拙”相一致。

近藤元粹對元遺山及其作品的評訂，如華網齋在第一冊第五葉《凡例》中有：“元遺山、高蒙城，俱係金人。原刻列入元詩，失其真矣”云云。對此，上欄載近藤元粹的評語：“列元遺山入元詩中 / 者前人選中往往見 / 之可怪也”。先將各卷所選元好問詩及上欄所載近藤元粹的評語移錄如下：

第一冊十二葉《爵里小傳》

原文：“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仕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守志不仕。建野史亭於家，著書其上面。有遺山詩集”。

近藤評語：“金虜中獨推遺山腥 / 羶群出是偉人可謂 / 奇矣”。

第一冊卷一《五言古詩》第五葉收元好問《憑亭》

原詩句：“人生要適情，無榮復何辱。乾坤如望眼，容我謝羈束”。

近藤評語：“妙句如為我設者”。

第二冊卷二《七言古詩》第十二葉收元好問《游黃華山》

原詩句：“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激散飛雹”。

近藤評語：“黃華山詳於劉祁 / 遊林慮西山記載元 / 遺山詩集箋注可參 / 看”。

近藤評語：“劉記敘懸泉狀最 / 詳此詩以數句敘之 / 亦妙絕使人想像不 / 已”。

卷二第十二，十三葉收元好問《湧金亭示同遊諸君》。

原詩句：“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如鰲昂頭西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陀。我從汾晉山來，山之面目腹背皆經過”。

近藤評語：“奇氣洋溢青蓮復生 / 字句長短錯綜得 / 盛唐之神髓原評以 / 為青蓮再生洵不誣 / 也”。

原詩句：“北望長空哦，今朝一洗眾峰出。千鬟萬髻高峨峨，空青斷石壁，微茫散煙羅。”

近藤評語：“余曾等富士嶽時 / 已踰口柄嶺入山淹 / 留三日頗有此

詩所 / 叙之狀”。

原詩句：“長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

近藤評語：“杜甫詩日暮風亦 / 起，城頭烏尾訛是詩 / 據此”。

第三冊卷三《七言律詩》二十三葉收元好問《橫波亭為青口帥賦》。

原詩句：“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

近藤評語：“壯語奇恣”，“百尺樓則宣德非 / 元龍而古來以元龍 / 百尺樓為熟典可怪 / 也”。

第四冊卷四《五言絕句》十一葉收元好問《山居雜詩》。

原詩句：“瘦竹藤斜挂，叢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苔滑水無聲”。

近藤評語：“對句成詩亦自一 / 體”。

第四冊卷四《七言絕句》十九葉收元好問《同兒輩賦未開海棠》。

原詩句：“枝間新綠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輕吐，且教桃李鬧春風”。

近藤評語：“有身份”，“寓意託深”。

由上述可見，收錄順序近藤元粹對元好問的五言七言古詩、七律、五絕、七絕都進行了評訂。評語從詩作的遣詞到作品整體的氣象和寓意，對部分作品，近藤與自身的心境和經歷相關進行評訂。就以上整理的評語全體而言，近藤對元好問作品的評價比較高。由此也反映出近藤本身亦推重宋元明詩的詩觀和傾向。

還有一種情況，即元好問的作品集舶來日本後並未以和刻本的形式出版，但依然有不少文人或研讀或作次韻詩。接下來以具體作品進行探討。

江戶末期至明治中期的勤王漢學家、廣瀨淡窗的門生長三洲（1833-1895），名芑，字世章，號三洲、蝶生、韻華、秋史等，著有《三洲居士集》五冊十一卷（1909年刊刻）。其中卷一有詩《秋懷依元遺山韻》，內容如下：

繞枕葉聲非雨聲，一林明月夜簾清。

人如秋樹寒同瘦，愁共燈花剔又生。

碧落妖星猶未滅，紫溟惡浪莫相驚。

詩人不與廟堂事，惻惻何心坐到明。

檢《遺山先生集》卷八七言律詩《秋懷·崧山中作》，原詩內容如下：

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行
及其在日本的受容探析

涼葉蕭蕭散雨聲，虛堂淅淅掩霜清。
黃華自與西風約，白髮先從遠客生。
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
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筆者寓目為早稻田大學所藏元遺山撰、張德輝編《元遺山先生集》光緒八年（1882），翰文齋書坊本。十六冊四十卷，附元《遺山先生年譜》（凌廷堪編），《元遺山先生年譜》（翁方綱編），《元遺山先生年譜》（施國祁訂），《遺山先生新樂府》（華希閔校），《統夷堅志》（元好問纂）。此本為靈石楊氏原刻本的重印本，柱刻“陽泉山莊”。有藏書印“槐南／詩料”，“森／寶書”，“窠莊館／森川氏／藏書記”，“鬢／絲禪侶”。此藏書印分別指明治時期漢詩壇的第一人森槐南（1880-1991），名公泰，字大來，號秋波禪侶、菊如澹人，以及明治大正期的漢詩人森川竹礪（1871-1919），名鍵（又名鍵藏），字雲卿，別號鬢絲禪侶。因早稻田所藏本第十五冊所收為“遺山新樂府 詞”，而森槐南、森川竹礪兩者又與詞密切相關，因此筆者著眼於詞。

《元遺山集》附錄四，封面右肩題“遺山新樂府 詞”，正文為“遺山先生新樂府卷第幾”。樂府四卷，上欄有朱墨筆批注，施注者應是森川竹礪或森槐南，從筆跡來判斷，森川竹礪的可能性更大。

又清代朱孝臧《疆村叢書》八收錄《元好問遺山樂府三卷》上中下，所用底本為高麗刊本。初刻本不傳，弘治五年（朝鮮成宗二十三年）木刻出版。朝鮮文人李宗準在《遺山樂府詩跋文》中所云如下：

於是就舊本考校殘文誤字，謄寫淨本，遂屬晉州慶牧、使任繡梓。
時弘治紀元之五年壬子重陽後一日。都事月城李宗準仲鈞識²³。

同書魯耀翰老師《朝鮮前期元好問〈遺山樂府〉의 受容에 대하여 : 金時習의 예를 중심으로》《朝鮮前期元好問〈遺山樂府〉的受容—以金時習為中心》中有詳細論述。

現以朝鮮本校早稻田所藏本元遺山樂府上欄批注，具體內容整理如下表：

卷數	詞牌 小序／首句	該當詞句	朱批	《疆村叢書》本詞句
卷一	摸魚兒 笑青山不解留客	朝來蒼暮 去紫	蒼紫二字 恐衍文	卷上 朝來暮去

卷一	滿庭芳 天上殷韓	常記 遇仙樓	樓 韓本作遊	卷中 常記遇仙遊
卷一	賀新郎 為良佐親賦	更傷心聽 得江南 曲、羯鼓 催紅燭	羯上 脫一字 韓本 有呼字	卷上 呼羯鼓催紅燭
卷二	行香子 浙江上作	是處紅過	紅 恐當作經	卷中 是處經過
卷三	婆羅門 素蟾散彩	留著三五 盈盈	三五盈盈 當作盈盈 三五	卷中 留著三五盈盈
卷三	梅花引 牆頭紅杏粉光均	全詞	泰和中西 州士人家 女（略） 韓本 有氏引	卷中 同文
卷四	木蘭花慢二	瑤□秀轉 春暉	□ 韓本作圃	卷上 瑤圃秀轉春暉

由上述表中比對內容可知，朱批所云韓本所指即朝鮮本。即朱批所參照底本是《疆村叢書》本所用朝鮮刻本《遺山樂府》。又據萩原正樹老師著作《森川竹礪〈詞律大成〉本文和解題》（風間書房，2016年）《〈詞律大成〉〈詞律〉詞牌對照表》，《江城梅花引》，《詞律》中收康與之、洪皓、陳允平、吳文英的詞。而森川竹礪又補入張汝茆、周密、陳允平（補體）、李獻能、元好問的詞體。對於上表所示卷三的好問《江城梅花引》“牆頭紅杏粉光勻”“又一体”，森川竹礪有如下批語：

單用平韻，後段起句不押韻。第二句作七字，比前詞，離魂句平仄異。腸斷下，唯有下，各九字，一氣串下，不必拘。○以上二詞，俱屬變格，故字數雖少，列之於後。

森川竹礪對元好問的詞從格律上進行了嚴密細緻的闡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即明治時期朝鮮本《遺山樂府》就已經傳入日本，並被精於詞學或對詞產生興趣的日本文人所閱讀或用作參考。上述森川竹礪就是這一例證。

結語

本稿主要就元好問所編著的《中州集》版本在中國大陸台灣以及日本藏書機構的收藏情況進行了調查整理，又對元好問自身的作品《元遺山先生集》所收的詩在日本的流傳、接受情況，以及以元遺山的詞在朝鮮的刊刻進行了探討。現存最早的《中州集》為日本五山刻本“乙卯新刊本”，因其文獻價值極大，以楊守敬為首的中國著名藏書家的著述中均有言及。後又有元至大三年本和歷來不被研究者注目的台灣所藏元延祐乙卯刊元建安廣勤書堂本。元延祐乙卯刊本的內容與至大本無較大出入，但在版本流傳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不容被忽視。而且筆者發現元延祐本中鈐有“京都五山”之一相國寺的藏書印，通過調查得相國寺僧人曾在抄物《詩學大成抄》中提及《中州集》，也證明此集曾經在學僧間流傳。明代清代又有多部版本刊刻流傳。明代刊本有宣德年間的建安葉景達刻廣勤書堂本雖未廣汎流佈，但日本延寶年間所刻和刻本田中理兵衛刊本所據底本則為宣德本。可以說早期《中州集》傳入日本後，學人們對此本抑或元好問本身的關注一直存在。

其次，元好問自身的詩詞集也在日本刊行和抄錄，部分甚至留有日本漢詩人的批注。此部分主要探討了和刻本元好問的詩詞集的刊刻和抄錄情況。筆者舉垣內保定編輯《遺山先生詩抄》，探討其內因為，垣內保定的詩風直追唐宋，神韻清遠的同時又雄放奇健不失骨氣，於金元又似元遺山。也即垣內較傾向於重視格調派、神韻派的詩人。而外因在於通過法唐宋來達到糾正時弊、警醒後世的目的。由此得知垣內保定編著《遺山先生詩抄》的必然性。

最後筆者考察了元好問的詩詞集在日本的流傳和接受狀況。元好問作品的通過《佩文齋詠物詩選》、《墨林奇標》等在日本亦得出版流傳。近藤元粹就曾評訂《箋註宋元明詩選》，在評語中對元好問進行了高度評價，而評訂刊刻此本的目的也在於通對前人作品的推重，以此來糾正當時的詩風走向，意圖摒除清人險怪艱澀之傾向。除此之外分別舉江戶末至大正時期的著名漢詩人長三洲、森槐南和森川竹礪對元好問的詩詞的受容情況，並得知明治期朝鮮本《遺山樂府》就已經傳入日本，並被精於詞學或對詞產生興趣的日本文人所閱讀或用作參考。

除《中州集》外，《遺山樂府》傳入日本和流回中國的漢籍流傳之例，為我們瞭解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日韓間的漢籍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佐證。期待今後能通過更多的發現，在傳承文化的同時，也期待能進一步促進漢字文化圈的文化的不斷發展。

（拙文日文版收錄於拙著《中國・日本の詩と詞—〈燕喜詞〉研究と日本人の詩詞受容》第二部第三章，內容稍有修正。朋友書店，2023年3月）

注

- 1 據鈴木修次《元好問》（《漢文大系》第二十，集英社1965年。第17頁。），元好問詩集有：華氏本《元遺山全集》四十卷，有康熙四十六年（1707）序，刊行時間為康熙四十九年（1710）。又張穆編《元遺山先生全集》（筆者注：四十卷），有道光三十年（1850）自序。又有郭元鈺《御撰全金詩》（筆者注：七十二卷），康熙五十年（1711）刊。詩選有：顧奎光《金詩選》（筆者注：四卷），有乾隆十六年（1751）序。有江戶時期龜田鵬齋序，文化四年（1807）刻印行世。年譜有：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二卷，有嘉慶元年（1796）序。翁方綱《元遺山先生年譜》三卷，有嘉慶五年（1800）序。又有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二卷，有同治五年（1866）自序。箋註有：施國祁《元遺山詩集箋注》。
- 2 大窪行、堤鴻佐點，趙翼《甌北詩話》卷八。刊行年不詳，卷首有文政戊子（一一年，1828）宮澤雉序文，文政十年（1827）堤鴻佐題辭。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 增補補正版》（汲古書院，2006年版，第219頁）的《詩文評類》中錄文政一一年刊本，抑或此本。另參照霍松林、胡主佑較點《甌北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117頁。還有《古今詩話叢編》八，廣文書局，1971年。
- 3 鈴木修次《元好問》，《漢文大系》第二十卷，集英社1965年。第18頁。
- 4 元好問編《唐詩鼓吹》十卷和刻本，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 增補補正版》（汲古書院，2006年版，第193頁）記載元祿二年（1689）刊玉樹堂唐本屋吉左衛門本及寶永七年（1710）刊藤屋古川三郎兵衛門本及後印本。《唐詩註解》十卷，長澤規矩也同書中記載有延享四年（1747）刊本。
- 5 據內閣文庫藏五山版覆元本《中州集》卷末附庚戌（1250）張德輝序：“己酉秋，得真定提學龍山趙侯國寶資藉之，始鋟木以傳”。

和刻本元好問詩詞集的刊行
及其在日本的受容探析

- 6 張靜《〈中州集〉版本及流傳考述》，《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十五卷第六期。
- 7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八集部七，中華書局，1983年。1534-1535頁。
- 8 張靜《〈中州集〉版本及流傳考述》，《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十五卷第六期。同《金詩在元代的留存與傳播考述》，《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十七卷第二期。
- 9 土屋紀義《古典籍の目録記述の難しさをめぐって——〈書林清話〉補正一斑》（研究筆記），《大阪學院大學國際學論集》第二十二卷第一號，2011年6月。43-55頁。
- 10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總集類，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年。66頁。
- 11 瑞溪周鳳著、惟高妙安抄錄《臥雲日件錄》，東京大學史料編輯所編纂《大日本古記錄》《臥雲日件錄拔尤》，岩波書店，1961年。
- 12 《大倉文化財團漢籍善本目錄》，財團法人大倉文化財團共立社，1964年。
- 13 朱孝臧《彊村叢書》（一）《中州樂府》一卷，廣文書局，1970年。148頁。
- 14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總集類，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年。66頁。
- 15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集部總集類，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年。68頁。
- 16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元好問編、郭元鈞補輯《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七十二卷二十冊。每卷首鈐“西疇艸廬 / 藏書之記”，“省軒圖 / 書之記”。前者為明治大正昭和時期活躍的漢詩人喜多橘園，後者為龜谷省軒。
- 17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編第四輯，古典研究會，1974, 1975年。
- 18 芳村弘道《近代大阪漢文學の泰斗 近藤南州の編著について》，大阪藝能懇話會，2007年7月。承蒙芳村師雅教並惠賜此文及《南州先生詩文鈔》三冊，感謝之至。
- 19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補篇第十七輯，古典研究會，1977年。
- 20 松下忠《江戸時代の詩風詩論一明・清の詩論とその摂取》，明治書院，1969年。803頁。

- 21 《安政三十二家絶句》上中下，須原屋茂兵衛，1857 年。
- 22 清朱梓、冷昌言編輯，華黼臣箋注，近藤元粹評訂《箋註宋元明詩選》，青木嵩山堂，1901 年版。1899 年初版。
- 23 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下，《遺山樂府李宗準序》。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年。973-974 頁。



靳 春雨 (Chunyu Jin)

立命館大学アジア・日本研究所専門研究員。主に詞学、詞籍、和刻本漢籍等について研究を行っている。主な論文に、「宋代詞学の史資料研究と日中韓・漢字文化圏の交流」(『立命館アジア・日本研究学術年報』2、2021)、「立命館大学図書館西園寺文庫所蔵『詞綜』研究」(『東亞漢籍研究』14、2020)、「山口剛と詞—「槐南朱批『梧桐雨』」と『荷塘印影』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学林』70、2020)等がある。

立命館大学亚洲・日本研究所专门研究员。主要研究词学、词籍、和刻本汉籍等。主要论文有：《宋代词学的史料研究与日中韓・汉字文化圏の交流》(《立命館アジア・日本研究学術年報》2，2021)；《立命館大学図書館西園寺文庫所蔵〈詞綜〉研究》(《東亞漢籍研究》14，2020)；《山口剛与詞一以〈槐南朱批《梧桐雨》〉和〈荷塘印影〉为例》(《学林》70，2020)等。

리쓰메이칸대학 (立命館大學) 아시아・일본연구소 (アジア・日本研究所) 전문연구원. 주로 사학 (詞學), 사적 (詞籍), 화각본 (和刻本) 한적 (漢籍) 등에 대해 연구하고 있다. 주요 논문에 「송대 사학 (詞學) 역사자료연구와 한중일・한자문화권의 교류」(『立命館アジア・日本研究學術年報』2, 2021), 「리쓰메이칸대학 도서관 사이온지 문고 (西園寺文庫) 소장 『사종 (詞綜)』 연구」(『東亞漢籍研究』14, 2020), 「야마구치 다케시 (山口剛) 와 사 (詞)—「가이난 (槐南) 주비 (朱批) 『오동우 (梧桐雨)』」와 『하당인영 (荷塘印影)』을 실마리로」(『學林』70, 2020) 등이 있다.